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四十三回 苗訓決算服柴榮 王朴陳詞保匡胤

詩曰：平地起風波，心驚奈若何。
諫辭終不聽，苦口視如無。
君心縱隱恨，臣命豈堪苛。
一朝免大禍，千古嘆同途。
世情多反覆，屬意在干戈。

話說周主憑了夢寐之事，要把趙匡胤斬首，並拿家屬一並問罪，以消隱忿。晉王柴榮百般苦奏，堅執不從。卻得王朴進言，以趙匡胤罪狀未著，豈可驟加以刑？當發與晉王柴榮，錄其情狀，暴於朝野，然後正其典刑，方為允當。周主聽了此奏，沉想一回，點頭允許，說道：「王先生所奏甚當。」即命將趙匡胤發與柴榮錄供，覆旨定奪。王朴同柴榮謝恩退步。金鐘三響，駕退還宮。柴榮謝了王朴，文武各散。

柴榮來至法場，令人放了綁。匡胤死裏逃生，同進王府，見了眾人，把朝中之事說了一遍。趙普聽了，驚駭不迭。鄭恩祇是怪叫，怒氣填胸，便把柴榮恁的埋怨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做了一個王位，就叫你姑爹放了，有何難事？卻又這等薄情。」柴榮道：「愚兄極言苦勸，當今祇不肯聽，虧了王先生之奏，方纔暫允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祇要你設法救了他，便肯甘休。」柴榮聽了，無可奈何，祇得將好言安匡胤之心，說道：「二弟且免憂慮，放心回去，寬慰伯父母之心。待愚兄早晚進言，求姑母挽回，與你討赦，即無事矣。」匡胤乃是鐵錚錚的好漢，眼中著不得泥沙，怎肯說半句兒乞憐的話？便道：「兄長，小弟乃朝廷欽犯，天子對頭，若不住在王府，連兄長也不放心，此去或者逃亡，其罪便歸於兄長了，常言道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小弟視死如歸，憑天發付，決不抱怨於兄長也。」當有趙普上前勸道：「公子不必驚憂，小可算來，諒無妨礙。目今聖上正在盛怒之下，若進言煩數，是更益其怒，便難平妥了。幸得王先生保奏，發在王府錄問，此便是緩兵之計，各位便好計議，從中斡旋。待聖心稍解，殿下再以緩言進勸，聖上豈有不釋然允許乎？」柴榮接口道：「先生之言，大有見地，賢弟可安心待之，決然無礙。」說罷，命當值官備辦筵宴，與匡胤壓驚。鄭恩趙普相陪，四人共飲。正是：

強吞三五盞，勉解百千愁。

按下王府飲酒之事。

且說趙府家人把這件事情打聽明白，來到家中，報與趙弘殷杜夫人知道。那趙弘殷聞了，驚得魂飛魄散，心喪神傷。那杜夫人聽說兒子犯了大罪，命在須臾，似高樓失足，如冷水澆頭，大叫一聲：「痛殺吾也！」望後便倒。趙弘殷連忙扶住，祇見夫人牙關緊閉，氣阻咽喉。暈去半晌，方纔甦醒，淚如泉涌，大放悲聲，叫聲：「匡胤我的兒！你得禍逃生，飄流在外，不容易回來，猶如沙裏淘金，死中得活。我指望養老送終，披麻戴孝，誰知白白的空養一場，好似竹筐打水，祇落了空。」說罷，號啕大哭。那趙老爺把夫人扶坐在椅，用言相勸。祇見老院子跪下稟道：「今有晉王千歲打發一員差官來說，多多拜上老爺夫人，不必驚擾，不過五六日內，朝廷自有赦書下來，公子自然無事，差官現在外面，要見老爺。」趙弘殷道：「我乃漢朝臣子，不受新天子爵祿，怎好與來官相見？匡義兒，你可出去，與來官同進王府。見了晉王，祇說我身子有病，不能親自叩謝。再看看哥哥，不知怎了？可速去速來，免使我懸望。」

匡義領了父命來至前廳，見了差官。一同上馬到了王府，見了柴榮，致謝道：「家父感兄長之德，佑護家兄，特遣小弟前來叩謝。」柴榮道：「賢弟回去，多多拜上伯父伯母，但請放心，令兄多在愚兄身上，包管無事。」匡義拜謝，因父命急迫，不敢停留，與匡胤略談幾句，辭了柴榮，回家去了。

當時柴榮雖與匡胤陪飲，其如心中有事，難以下咽，不過執杯相伴而已。看看天色將晚，柴榮立起身來，叫聲：「賢弟，愚兄不及相陪，暫且告別。」匡胤已知其意，說聲：「兄長請便。」柴榮往內去了。那匡胤談笑自若，全不介意，與鄭恩趙普祇是飲酒猜拳行令，好不興頭。

不說三人飲酒。且說柴榮回至房內，心中祇愁明日怎樣進朝覆旨，覺得心神不定，坐臥不安，睡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再睡不著，口內長吁短嘆，啞唔沉吟。聽那譙樓已是三鼓，正交半夜。纔要合眼，猝地裏心頭一跳，卻又驚了醒來。呆呆的對著殘燈，愁眉蹙蹙，神氣惶惶，口中嘆道：「我柴榮欲全大義，故把朋友保舉於朝，以表黃土坡結拜之情。誰知福祿未來，禍患先作，父王與他竟成夢裏冤家，眼前讎敵，即欲加罪，置之死地。我再三苦諫，祇是不依。虧了王朴所奏，發在我處。若不設劃奇謀，如何得救匡胤性命？若是遲滯無策，明日父王竟把匡胤殺了，叫我怎見張羅鄭趙諸弟之面？」千思萬想，並無解救之方。不覺金雞三唱，紅日東升。這一夜工夫，把柴榮愁得形容憔悴，面目枯槁，不敢上朝覆旨，祇差官具本告病。

周主見了告病本章，心中大驚，忙忙退朝回宮，說與柴后知道。登時傳出旨意，命太醫院官前去看病，又叫心腹內官前去問安。柴榮暗托內官，求柴娘娘在周主面前與趙匡胤討赦。周主見柴榮有病，更值柴娘娘再三勸解，把那殺匡胤的心腸減去了一半。就在宮中發出旨意一道，把趙匡胤暫寄天牢，候晉王病愈之日，再行問明治罪。柴榮接了旨意，悲喜交集，免不得把匡胤送至天牢，瞞了朝廷，又把匡胤暗暗接回，藏在王府。那柴榮職居王位，執掌東宮，又是柴娘娘作主，內外大權，悉命東宮把握，因此大小朝臣，盡都趨附承歡，逢迎不暇，還有誰人敢說趙匡胤不在天牢、而在王府的話？這正是：

炎涼世態皆如此，冷暖人情孰不然。

彼時張羅二人聞知匡胤有難，齊來看視，弟兄五人坐在書房，商議救匡胤之策。正議間，祇見門官報進道：「啟千歲爺，外面有一道人，口稱苗光義，要見千歲。」趙普道：「殿下，那苗光義陰陽有準，禍福無差，善知過去未來，如影如響，乃當今之高士。殿下當以禮貌接他進來，問以救趙公子之策，諒彼決有方略。」鄭恩道：「這驢球人的果然口靈兒，算得恁準，樂子極歡喜他。大哥，快去迎接他進來，必有好處。」柴榮聽說，欣然立起身來，帶同鄭恩、張光遠、羅彥威、趙普等人，一齊行過了七間銀安殿，出了中門，來至府門，見了苗光義仙風道貌，柴榮先已歡喜，欠身相迎。鄭恩向前扯住了苗光義的手，說道：「口靈的妙算先生，樂子在平定州會了你，常常想念你的陰陽有準。今日你有緣到來，樂子快活殺了也。」說罷，一齊進殿，至書房中，連匡胤等六人，都與苗光義敘禮已畢。柴榮遜坐，苗光義辭道：「貧道乃山野村夫，今來晉謁，禮當侍立聽教，豈敢在千歲駕前僭越賜坐？」柴榮含笑說道：「先生，孤久聞你陰陽有準，休咎無差，乃世之高士，自恨無緣常相會晤。今日仙師降臨，天緣相會，孤實有事相求，願聞區劃，先生若推辭不坐，孤家也不好啟口了，還請先生坐了，好待請教。」

苗光義不敢再辭，朝上謝了一聲，就位坐下，口稱：「千歲所言心事，莫非為著趙公子，朝廷不肯頒赦，要問貧道的吉凶麼？」柴榮聽說，心下訝然，想他推算多靈，今日果然應驗。將椅兒移過，執了光義的手，說道：「妙算先生，你早知孤家的心事，一定陰陽有準了。煩你與孤細細推尋，決斷其中就裏，若得二弟無事，孤家決當重謝。」光義躬身答道：「千歲且請寬心，趙公子月令低微，將星不利，有這幾日薄災，等他災退，自然無事。」柴榮道：「祇不知災星幾時可退？先生與孤說個明白，免得孤家憂愁無盡也。」光義道：「千歲，想那陰陽的道理，無盡無窮，變幻莫測，其中的精微奧妙，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。大略人生於天地之間，總然扭不過命中八字。陰陽五行，造化機關，誰能轉捩？屈伸理數，要在順循。彼夫勉強行為，矯揉乖戾，徒益其禍耳，豈樂天知命之士哉，即趙公子目下命中不順，亦是理數當然，命運所定，千歲縱焦勞百出，恐亦無補於事。雖無不測之虞，而亦不能驟然安妥，等待災退難滿，自有機會。千歲今日下問幾時災退，貧道不說，千歲決不放心，貧道若說了時，又恐洩漏天機，

得罪於鬼神，必遭譴責，於千歲亦有所不利。然貧道受千歲禮遇之隆，雖不敢不說，亦不敢全說，祇好略露一二，以見凡事多有定數也。但祇可千歲一人相聞，不可使第二人知，庶合露而不露之意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附了柴榮之耳，低低說道：「如此這般，方得趙公子免其大禍，而亦可永息外鎮之患矣。」柴榮聽說，將信將疑，沉吟未決。光義道：「千歲不必狐疑，但當靜候，不消六日，管教便見分曉也。」

柴榮依言，遂差人往朝中打聽消息。一面分付排宴款待，就留住苗光義在王府，早晚盤桓。一連過了四日，不見動靜。到了第五日，打聽的差人前來回報：「啟千歲爺，今日朝中有各鎮諸侯差官到來，上表稱賀，惟有潼關高行周不見有本。」柴榮聽報，暗暗稱奇：「苗光義果是陰陽有準，推斷無差。」叫聲：「先生，數雖應了，祇恐孤家進朝，此事做不來，如何處置？」光義道：「理數已定，千歲放心做去，自有能人保本，決無妨害。快去快去。」

柴榮聽了，分付當值的備馬，遂別了匡胤等眾人，忙忙上馬，出了王府，穿街過巷，來至五鳳樓，進了東華門，下馬而行。走過九間殿，又過了分宮樓，至內宮候旨。正值周主在宮看那各鎮諸侯稱賀的表章，翻來翻去，不見有金斗潼關高行周的賀表，心下又怒又懼——怒的怒他不來上表，畢竟有不臣之心，欺藐君上，懼的懼他既不賓服，一定有謀反之意，想他智勇兼全，名聞天下，滑州之戰，幾乎喪膽，他若舉兵而來，誰能抵敵？因此懷憂。正在思想，見有宮官跪下奏道：「啟萬歲爺、國母娘娘，晉王千歲在宮門外候旨。」柴娘娘道：「快宣他進來。」宮官傳了旨意，柴榮進宮朝拜請安，平身賜坐。柴娘娘道：「我兒，你病體可好了麼？」柴榮道：「臣兒還未痊可。」柴娘娘道：「你病尚未愈，進宮來有何事？」柴榮道：「臣兒一則進宮問安，二則有樁大事，要奏知父王。」周主道：「王兒有甚大事？奏與我知。」柴榮道：「臣兒遵旨養病，適有報馬報稱，潼關高行周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不日兵上汴梁，聲言要與漢主報讎，為此臣兒帶病來奏，望父王早為定奪。」周主聞奏大驚道：「怪道這賊不來上表，原來果有反叛之心，如何區處？」柴榮又奏道：「那高行周與臣兒有不共戴天之讎，銜恨已久，因他父子驍勇無敵，不能與先人報讎雪恨。如今老賊操兵練將，要上汴京，聲勢甚大，難與為敵。依臣兒之見，父王即當命將興師，往彼問罪，先聲所至，可以不戰而定，所謂先發制人，易與為力之道耳。」周主道：「王兒所奏甚當，但諸將之中，誰可領兵當此大任？汝試擇焉。」

柴榮道：「臣兒聞欺敵者敗，怯敵者亡。今觀在朝諸將，皆非高行周之敵，蓋有滑州之役，恐其懼怯而債敗也。」周主道：「似此誰人可使？」柴榮道：「臣兒保舉一人，堪稱此職，決能與父王分憂，可望成功。」周主道：「汝保何人？」柴榮道：「臣兒所保之人，乃當今之豪傑，舉世之英雄，恐父王不肯開恩，赦彼罪名耳。」周主聽罷，微笑道：「王兒，你今所奏，莫非有心要保那紅臉賊麼？這卻萬萬不能。」柴榮復奏道：「父王，那趙匡胤刀槍精通，弓馬嫻熟，有大將之才，堪為國家之用，父王命之為將，領兵前去，若匡胤無能，死於高賊之手，就如殺他一般，可消父王之怒矣，若匡胤此去得能擒拿老賊，一來便與國家除了大害，免其後患，二來可報臣兒先人之讎，更可使匡胤將功折罪。此一舉而兩得，公私兼盡之策也，望父王依允。」周主聽奏，沉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王兒且退，明日早朝，再當定議。」柴榮總不肯退，祇是苦切相求，委曲陳奏。當不得柴娘娘又在旁邊攛掇，說道：「社稷為重，隱忿宜輕。陛下還該赦趙匡胤之罪，命他領兵速上潼關，剿除叛逆為是。」柴娘娘這兩句話，又把周主要殺匡胤之心，已減去了八九，說道：「明日候旨。」

柴榮謝恩回宮，回至王府，見了眾人，把這話說了一遍。眾人驚喜交集，說道：「雖蒙大哥這番回天之功，皇心轉移，究竟不知明日凶吉何如。」柴榮道：「不妨，皇上已有允許之意，諒無翻變，設或不然，愚兄願以微命殉之，豈敢偷生於人世耶？」苗光義道：「殿下勿憂，諸公亦請放心，理數已定，明日包管無事。」眾人將信將疑，不敢多說。看那匡胤歡笑自如，絕無驚憂之態。當時柴榮分付備酒，排設於書房之中。現在七人，序次坐下，閑談今古，共飲醇醪。祇因未判吉凶，藉此以為解悶消愁而已。正是：

一事未經言下決，數杯且盡眼前歡。

次日，周主駕設早朝，受文武百官朝拜。周主問道：「今潼關高行周不遣官上表，陰蓄不臣之心，指日兵上汴京，汝等眾卿，有何良策，以助寡人？」言未已，有晉王柴榮上殿山呼，保奏趙匡胤為將，領兵征剿潼關，必能建績。周主道：「朕的強兵猛將，亦復不少，王兒何苦一心保他？且這賊乃朕之讎人，朕若誤用為將，倘彼生變，不幾自造其威乎？此奏未妥，難以施行。」祇見樞密院王朴上殿，進禮稱臣，叫聲：「陛下，晉王所奏甚是。陛下暫赦趙匡胤之罪，命他帶罪立功，祇許領兵三千，刻日上潼關擒拿高行周，得勝還朝，將功折罪，若有失機，兩罪俱發，總然不出陛下之所算也。」周主道：「倘趙匡胤此去，半途生變，反投高行周，便自如虎添翼，愈益其敵，此事怎了？」王朴道：「臣朴願保匡胤立功，決不反投高行周，倘若有變，臣甘抵罪。」周主道：「既先生所奏，與王兒相合，諒是無妨，朕當允議。」遂在龍案之上，親寫了一道旨意付與。晉王柴榮與王朴各各謝恩。周主駕退回宮，文武各散。那王朴是個能人，善曉陰陽，算定匡胤此去，路上自有收留人馬，不必多付，所以祇奏三千，若奏多了，周主心疑，便不能救了，況高行周雖然威鎮潼關，父子驍勇無敵，手下雄兵十萬，戰將極多，其如壽命不長，難存於人世，匡胤此去，適逢其會，便可成功。閑話休提。

祇說當時柴榮領了旨意，回府見了眾人，先與匡胤恭喜過了，然後將旨意開讀，祇見上面有兩句：「領兵三千，速上潼關擒拿高行周，回京定奪。」祇唬得柴榮面如土色，舉止無措，一把扯住了苗光義說道：「先生，二弟雖然赦了，那旨意上祇付三千人馬，前去征剿。據孤家看來，此去祇有輸，沒有贏。那高行周排兵布陣，引誘埋伏，件件皆精，況其子高懷德勇冠三軍，萬夫莫敵。孤家前在滑州，與他打過幾仗，被他鞭打史彥超，槍傷王峻，殺死人馬無算。這般利害，人所共知。今二弟雖是英雄，祇叫他匹馬單槍，如何去得？孤家於心不安。不知先生有甚良策？」苗光義道：「理數已定，千歲何必多慮？況貧道已先說過，時來運來，趙公子從此以後，大運亨通，該與王家出力，建立功勳。此去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，到那裏福至心靈，災消晦退，正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千歲但當靜以待之，方信貧道之言不謬也。」柴榮道：「先生言雖容易，其如孤心終不能安，奈何？」光義道：「貧道有一譬喻，當為千歲言之，其疑可立決矣。」柴榮拱手請教。苗光義從容分說出來，有分教——歷年嘍卒，盡為帳下雄兵。前代良臣，頓作冥中厲鬼。正是：

饒君總有冲天志，難出其中玄妙機。

畢竟苗光義說甚譬喻，且看下回自知。